徂徠集 文 九

服部文庫
イ17
725
8

# 徂徠集卷之十八

物茂卿著

## 雜文八首

### 擬家大連檄

月日。大連物部守屋檄中外。維天皇俄爾殂落。皇人未獲。皇嗣未立。人心洶洶焉莫知所底止。百爾有司大夫。國造縣主。千夫長。百夫長。敬聽我言。我曩祖美摩治（味嶋治命）乃在昔磐余（神武帝）之世。而有大勳勞于皇室。爲開國元臣。越子孫世世毗翼乎朝已久矣。率中



117
725
8

外則暨乎守屋之躬耶焉以承先世之官列忝位大
連夫諒闇三年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況此亦靖國乎
在大臣也爾輩乃不守屋是聽其誰與從維皇子惟
孔穗（穴穗部皇子）賢最長敘當嗣故守屋敬奉而立焉則
神明之宗大行天皇之嗣也爾輩其共奉之弒大行
天皇者駒（東漢直駒）大臣馬子實使爲則臣子不共戴天
之讎也爾輩其共討之皇子豐聰以其猥巧小慧蛊
竊輿誦而覬覦於天位挾以左道譸張爲幻以扇孚
齊民寔繁有徒馬子乃推其母太后將以奉之也則
縱賊弗討諉以因果是其心必謂其次者我也端本

擬家大連檄

抄日本史

用明帝欽明第四子母蘇我堅鹽媛

按日本史敏達紀元年物部弓削守屋為大連如故（本書前世無守屋至此初見曰為大連如故則）（尾輿ノ子某説既為大連乎補任亦曰初任未詳）（舊事記物部大市御狩連公為大連）以蘇我馬子為大臣用明帝即位同焉○用明帝元年丙午春正月壬子朔立穴穗部間人皇女為皇后納蘇我石寸名為嬪夏五月穴穗部皇子陰謀不軌殺三輪逆○二年丁未夏四月二日丙午新嘗於磐余河上天皇得病還宮詔群臣曰朕欲帰三寶卿等議之物部守屋中臣勝海不可蘇我馬子贊成詔召皇弟皇子（按皇弟不知何人本書注為穴穗部皇子並穴穗部素善守屋引僧入宮疑非也）引豐國法師入宮於是守屋馬子怨隙滋甚守屋勝海聚兵自守迹見赤檮殺勝海天皇患瘡大漸九日癸丑崩於大殿

崇峻天皇欽明帝第十二子也母蘇我小姉君天皇性剛急不容人非用明帝二月四月崩五月大連物部守屋謀立穴穗部皇子事発覚六月七日庚戌大臣蘇我馬子奉炊屋姫皇后詔使佐伯丹經手（聖德太子付佐伯連丹經手作繩手）土師磐村的眞嚙討穴穗皇子誅之八日辛亥又誅宅部皇子（共宅穴）七月馬子与天皇及諸皇子群臣率軍討守屋大戰敗之守屋伏誅跡見赤檮以射殺守屋賜田一万頃廿一日甲午葬用明帝八月二日甲辰炊屋姫皇后与群臣定策勸進天皇即位是為泊瀬部天皇

○磯城

欽明元年秋七月十四日己丑遷都倭磯城島謂之磯城島金刺宮

敏達帝幸玉宮（卜海部王絲井王宅地為宮）用明都磐余謂之池辺双槻宮

齊民寔繁有徒馬子乃推其母太后將以奉之也則
縱賊弗討誘以因果是其心必謂其次者我也端本

抄日本史

擬冢大連檄　用明帝欽明第四子母蘇我堅塩媛

按日本史敏達紀元年物部弓削守屋為大連如故（本書前世無守屋至此初見曰為大連如故則）尾輿薨後既為大連乎神任亦曰初任未詳　舊事記物部大市御狩連公為大連

同焉　○用明帝元年丙午春正月壬子朔立穴穂部間人皇女為皇后　以蘇我馬子為大臣用明帝即位

納蘇我石寸名為嬪夏五月穴穂部皇子陰謀不軌殺三輪逆○二

年丁未夏四月二日丙午新嘗於磐余河上天皇得病還宮詔群臣曰

朕欲帰三寶卿等議之物部守屋中臣勝海不可蘇我馬子賛成詔

旨皇弟皇子（按皇弟不知何人本書注為穴穂部皇子然穴穂部素善守屋引僧入宮疑非此人）引豊國法師入宮

於是守屋馬子怨隙滋甚守屋勝海聚兵自守迹見赤檮殺勝

海天皇患瘡大漸九日癸丑崩於大殿

崇峻天皇欽明帝第十二子也母蘇我小姉君天皇性剛急不容人非用明

帝二年四月崩五月大連物部守屋謀立穴穂部皇子事発覚六月七日

庚戌大臣蘇我馬子奉炊屋姫皇后詔使佐伯丹経手（聖徳太子傳作佐伯連丹経手）

土師磐村的真嚙討穴穂皇子誅之八日辛亥又誅宅部皇子（宣化帝子）七月馬

子与天皇及諸皇子群臣率軍討守屋大戦敗之守屋伏誅跡見

赤檮以射殺守屋賜田一万頃廿一日甲午葬用明帝八月二日甲辰炊

屋姫皇后与群臣定策勸進天皇即位是為泊瀬部天皇

○磯城　欽明元年秋七月十四日己丑遷都倭磯城島謂之磯城島金刺宮

○敏達紀　五年春三月十日戊子立豐御食炊屋姫尊為皇后

敏達訓幸玉宮（卜海乃王縁井位宅地為宮云云）　用明都磐余謂之池辺双槻宮

○崇峻紀　五年壬子冬十月四日丙子人或献山猪天皇指之曰何時如斷

此猪頸斷朕所悪之人因多備兵仗大臣馬子聞而懼遂謀弑逆

十一月三日乙巳天皇崩

○推古帝初称額田部皇女欽明女用明同母妹也是為豐御食炊屋姫天

皇　○按安康帝遷都石上謂之穴穂宮穴穂皇子居此地故呼為穴穂

部皇子歟　当有穴穂部

○眉輪　安康三年八月九日行幸山宮為眉輪王所殺崩

○熊襲　仲哀紀八年九月討熊襲不克而還九年春二月五日天皇忽有痛身

崩　注本書注一本及旧事紀曰天皇討熊襲中矢而

六日戊申崩於橿日宮

○天武紀五年六月詔東漢直曰汝等族類世済其悪嘗犯七罪

是以自小墾田朝至近江朝毎欲誅其罪朕今将覆罪状以刑法

而不忍尽滅其門故降大恩以原之云云

探始幾乎爲主爾輩盍共討之夫弑君者殺無赦與其謀者辠鈞以左道惑於民者殺無赦婦人不得踐天位寶訓之言藏在玉府我物部氏之世守也惟守屋及二三大臣豎天皇得發焉爾輩或弗知弗知者無辠馬子豐聰乃與有聞知而故犯辠莫大焉昔者熊襲（弑仲哀帝者）眉輪（弑安康帝者）誅不旋踵而息長氏（神功皇后）之威服三韓猶且奉其腹（胎內天皇）以號令乎海內三韓之貢惟不及佛像書與其人者自皇焦鷯（仁德帝）以來數百年矣刑典所遏豈不揭焉乎著明哉爾輩盍思諸且我大磤（磤馭盧華言倭奴國此言丈夫島）建號曰丈夫之邦赫

赫皇祖左璽右劍以照臨於天下其德蓋象諸日
者太陽也劍者丈夫之賑也而豐聰俾史氏作書而
謂皇祖女子也以誣我皇祖以雌我大碬姦之所自
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而弗遏其禍必將絕我神
明之祀烏虖磯城而降民離其樸以趨乎僞也爾輩
乃惑左道而黨豐聰或謂豐聰聖矣聖而干國大紀
乃君之讎是協爲用其聖哉爾輩猶乃有迷大順蠢
乎弗悛皇祖其殛爾我其孥僇爾爾輩其能洗乃心
華乃慮幡然自奮後其鏃倒其戈以斬馬子以馘豐
聰以慰大行天皇在上之神則皇祖其賚爾以福祿



皇子孔穗爾君也我其告爾功胙爾以茅土之封爾
輩其思之哉此檄

前國主保山將公壽影堂上梁文

州輝華宗新羅三郎遺愛寺協靈地陽機一公垂蹤
近控鶴川遙拱蓉嶽東瀛蓬萊之駕可致南山崇高
之壽不騫伏惟老侯臺膺寵堯天飫恩舜日中興廿
世墜緒下啓千載榮封撝謙之光肥遯之節斡棄冠
冕優游林泉坐臥皆禪既歸古皇於梵典歲月各制
又遵往聖乎禮經聿借丹青俾寫盎睟分神於彼留
影將來今國主惟命是欽不違之孝茲考仙宅用奉

真容算比極樂之無量福期方昌其未艾䵷勉吏役
歡躍子來忽沸輿頌率助梁舉
抛梁東　大藩崇蠻酧真忠名遂功成甘退隱轉看
千祥百福同
抛梁南　六義園中禮佛庵誰知百里同親莅慧林
寺裡創仙龕
抛梁西　知與萬民壽域躋十年相業謠歌在海内
熙熙路不迷
抛梁北　祥光瑞靄盈藩服隱隱殷殷滾滾來兩州
士女皆懷德



抛梁下 [illegible] 問駒園與牧莊吾公
[illegible] 禄綿綿千萬秋山環

為学之方ハ大蓋亜下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乎 之義有ヽ在学中ニ而行孔之時行義 [illegible] 誠文以心正キ事ヲ非平生為学向シ切磋 之書也為学シテハ平生切磋シ用ヒテ云也 上誠ハ本以出自然而誠也 集注ハ誠シテ為修行之ト云 [illegible]

伏願上梁之後老侯臺台履傒樂豫眉壽靈長群閭與
椒桂爭繁兩藩偕松竹騰茂家傳慶譽代襲龍光闔
州無虞提封有年千秋千秋千千秋臣某甲等敬白

後慧林寺殿機山霸主影堂上梁文

乾德之山慧林之寺夙奉霸主尊像久欽英靈樂棲
肇構幽宮敬存明祀俾知雄藩之有本將庇葉良孚

眞容。算比極樂之無量。福期方昌其未艾。黽勉吏役。
歡躍子來。忽沸輿頌。率助梁舉。
抛梁東　大藩崇鬱。酧眞忠。名遂功成甘退隱。轉看
千祥百福同。
抛梁南　六義園中禮佛庵。誰知百里同親。沿慧林
寺裡創仙龕。
抛梁西　知與萬民壽域躋。十年相業謠歌在海內
熙熙路不迷。
抛梁北　祥光瑞靄盈藩服。隱隱殷殷滾滾來。兩州
士女皆懷德。



抛梁上　仙佛龍天皆影向。不問駒園與牧莊。吾公
到處是蓬閬。
抛梁下　門外農桑紅穲稏。福祿綿綿千萬秋。山環
水遶護宗社。
伏願上梁之後。老侯臺台。履樂豫。眉壽靈長。群閨與
椒桂爭繁。兩藩偕松竹騰茂。家傳慶譽。代襲龍光。闔
州無虞。提封有年。千秋千秋千千秋。臣某甲等敬白。

後慧林寺殿機山霸主影堂上梁文

乾德之山。慧林之寺。夙奉霸主尊像。久欽英靈。樂棲
肇構幽宮。敬存明祀。俾知雄藩之有本。將庇葉長孚

無窮仰惟機山先主孫吳謀猷桓文事業耀威二道
韜略自茲以流傳布澤五州士民至今而利賴蒼生
良匠肖貌明王萬世其臨百年如在今國主恭膺榮
爵新纘大邦忠施藩府維新之功孝述椿臺未竟之
緒遂戒官吏茲運斧斤神何無歆臣皆有禱架脩梁
以揆吉儆善頌而慶成

拋梁東　東方草木偃威風嘖嘖口碑今見在鳥雲
八陣遍寰中

拋梁西　西來大法度群迷漫使國師勲指示英雄
自是同指歸



拋梁南　南山來檻碧相參萬古千秋人仰止雲照
三十三蔚藍

拋梁北　北伐昔年率賓服請看慶來關不局絡繹
行人路砥屬

拋梁上　上方鐘鼓朝昏響頂禮歸依大聖尊慈悲
福祿來穰穰

拋梁下　下土蒼生樂只且歲熟時和神貺予滯穗
遺秉滿四野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君民悉寧椿臺萱臺倍添
百福北邸南邸駢集千祥蔓衍瓞瓜喜逮棣萼[illegible]著

俾差彌與彌昌臣某甲等苟白

左史會業引

六經皆史也是言也知言哉故能爲古文辭者皆稱述六藝而六經無以古文辭稱也是寧以史爲辱六經乎而獨不以儒爲辱聖人也是亦何別焉雖然六經之文其猶化工之於物乎無巳乎請由盲史腐令始之二子者是寧不爲盲腐以辱其四體乎而獨不爲文章以辱其人也是亦何嫌焉且也諸君子皆史也千秋之業百年之日過此而往餘者無幾其勿有以移夫辱其四體者而盲腐其文章爲哉老之至也悔之何及無巳乎請由今日始

六經會業引

三代以往滔滔者曷巳聖人脩六經而往者猶不往三代以還滔滔者曷窮悆變悆出繁乎雜也雖然六經之道包括乎無遺故觀古於六經者聖人得不亾觀六經於今者聖人可復生有眞儒者有王佐才者誦其詩讀其書宛乎生其世而見揖讓禮樂之盛是或可以爲眞儒乎若謂六經如商彜周鼎可以悅目而不可以適用者豈王佐才哉雖然又豈有眞儒而不王佐才者哉傳六經者左穀公羊毛韓孔鄭及宋

諸君子不啻也。詩則有若騷賦樂府淸商相和漢魏六朝三唐諸什。書春秋則有若二十一史通鑑諸編。易則有若素問運氣太玄洞極諸占。禮樂則有若漢儀唐典杜馬諸通。是皆可以爲傳註已。夫然後六經之道。苞括乎無遺者。足驗諸今日。而不以王佐望於諸君者。是侮聖人而欺學者也。吾豈敢。

## 四子會業引

道全乎六經。而四子擷其粹。全無不粹。粹全乎粹。是其所値者殊也。君子盍論其世云。故嘉美之會。在乎六經。利貞性情。四子是已。是以善觀聖人者。其猶易道之元乎。渾渾淪淪。孰往非元。大哉六經。至哉四子。乾坤以立。道不隊焉。但以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輓近世。道由是乎裂矣。其安意宮室之美。百官之富。不得其門而入者。漢唐諸儒之陋也。逼騈脅于浴。而謂盡乎重耳之爲人者。宋儒後之弊也。故吾欲諸君以六經觀乎四子也。不欲以四子觀四子也。宋儒而後。聖人之粹。濯濯如。莫以尚已。吾獨不見能會其全者矣。是所以望乎諸君也。儒有以論孟爲刀尺。而裁割六經者。顧其所餘。綫綫乎無幾焉。果乎道[illegible]裂也。若是者。仲尼之道之衰也。而自詫其[illegible]護道之[illegible]者

罪豈在四子哉

韓非子會業引

明汪伯玉氏有取於古秇文者十有二家而韓子不與焉韓子者其可以不讀乎蓋韓子善法家言磣少恩哉然亦盡乎情矣吾黨文秇之士竊嘗以其所爲業概諸先王之道禮樂猶吾之辭邪理道其意也莫不有法亦莫不緣乎情者矣禮樂亾而人人意行其法雖有能不害乎情者幾希也於是乎法家興然韓子身絀于秦而其法用于秦漢而下奉行之千餘年不衰也韓子其可不讀乎吾讀韓子說難諸篇雖有不盡乎情者幾希也後世昌黎洗辭關洛遺禮樂而意自作法森如亦磣少恩哉傷乎情也乃宋而下奉行之亦數百年不衰也舉而措諸政事豈能超韓子乘而上焉哉伯玉諸子修辭復古意者毋乃有懲歟然韓子之文在周漢之間炳彪如亦盡乎情矣古之遺也故吾取諸秇文

譯社約

譯家學果有當於道邪古昔王者有事於四夷四夷以世王於中國迺有以寄象狄鞮譯供其職鴻臚之館輶軒之前者非士大夫所[illegible]事也果亾當於[illegible]邪

東音之流傳於今。豈盡盉□氏之遺哉。而士大□所誦讀。以淑己傳人者。壹是皆中國之籍。籍亦無□中國人之言者。是同人所爲務洗其鴂。以求如彼楚人之子處身於莊嶽閒者也。茲與井君伯明及舍弟叔達。結社爲會。延崎人岡生爲譯師。會生補國子博士弟子員。就舍其宅中。不得數數出。出月僅六七。迺得俾其請出爲會期焉。日必五十。其在上旬爲初五。爲初十。中旬爲望。爲二十。二十爲子横經藩邸日。則闕。下旬爲二十五。爲三十。小盡則闕。總而計之。爲日或五或四。尚餘二三。以爲生旁訪其朋舊故人。時澣濯

及諸營私事之日。則庶乎其不借口有所迫。以侵奪會期云。傳曰。參會則地。謂其有主也。餝館邸。眡牲牢戒有司。以具會事。春秋地主之禮也。今我三人者。差其會期。更相爲主。是寧莫有所以待賓客者哉。奢則弗繼。禮苛志分。志分則妨學。恒浚則妨務。不有折衷焉能可久。於是正德紀元冬十月初五。實始會于我牛門之舍。不佞茂卿以辱有一日之長也。爲之約曰。凡會之日不改。卜生有事則改卜。爲其事不由己也。凡會之日。主有事則辭。不徒勞於行也。賓有事。不必報。爲無供設故也。假必更從。必寡欲不□□耀其□里

也堂不必汎庭不必洒食不必戒唯其常大氐[illegible]入一
菜若肉併其葅爲二菓不必備酒不必勸若[illegible]者
美味它人時偶有贈遺而非己所辦置者何妨也凡
會之人可減不可增爲惡乎喧故也雖然主人所厚
善而其人不俗時或一臨之不必簡也集多在午前
散則晡後有時而夜歸不可以爲典常也凡會之譚
其要在以夏變夷也不許以俗亂雅也凡會之約其
可言者具是其不能悉者亦在不失所以會之意也
耳凡我同志敬聽斯言庶永弗替以底有成

跋一十四首

## 跋管子

是歲秋予指日俸者一之五獲管子書古人既稱其
眞贗雜予獨恠管子因齊得志於天下三匡九合赫
然一世何能屑屑托諸空言以求伸於後世邪三歸
反坫内外應酬之繁亦何操觚之暇及哉顧其所謂
眞者均之贗耳蓋管子而後世之徇功利者何翅一
夷吾邪孟子而前儒之溺功利者亦何翅一夷吾邪
六家既立而世之學管晏者裒集群言冒以管子則
宜哉其書之雜也祇夷吾既以見誣後儒溺功利者
亦見誣以夷吾憫哉獨其言之夷吾者謂之夷吾亦

不重誣耳憾其文之奇奧亦可以想其爲人而不得
以其姓名見也是吾之所重慨云故識

跋草書韻會

升菴外集八十七曰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
彩不減法帖至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字改名草
書集韻刻已不精洪武中蜀邸又翻刻弁趙公序及
諸名姓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此乃翻刻洪武
丙子本者而洪武丙子本升菴不經見之其添減此
本幸莫有而所謂刻已不精者彼此同然文徵明有
云草書集韻尚未經目何得爲名書耶是信草書家

座右物也

題石丈山眞

世之論丈山者必以艸山相優劣爲要之非識詩者
矣予獨愛翁之逃釋而歸儒棄武而修文弁髦利祿
嘯敖林泉舍世所謂名者而取己所謂名者也雖然
吾　東武氏之興其亦在元氣之鬱渤歟翁非鳴其
盛者而鳴亦與其盛也乎爾則翁謂之吾　東方之
詩杰亦可耳

刊甲州天目山十境歌詩跋

吾遊天目獲其所謂十境歌詩者以本之山既草[illegible]有它

文字則壬午之前亾以聞已壬午之後幾乎百年而
猶且其棲窮佛乎爾是何益於福田哉且以詩也其
鴂未洗以歌也宛然呼喊之聲是亦何當於吾心哉
獨以踏佛頂而西去揖鳳背以東歸往來十餘日經
歷三百里莫有寒山一片石之婾快吾心而山靈乃
嫵然以此獻吾笑也不亦可憐之甚哉雖然吾業已
欲用不朽託諸峽山川而天目也者似有以需吾焉
者歟天目也者其亦似有以知吾心焉者歟故吾亦
不得不不朽諸木以慰其山靈之心已

跋採蓮畫軸



宋畫樸明畫宋絹粗明絹宣和世珍緝熙殿寶審其
爲道君御府物耳顧予無畫學未能識爲何人矣玄
宰精處如金秀處如芙蓉信然祇十洲三島不解何
語予則覺金陵鳳皇之勝來集几席間哉駝橐北負
鼉浪東漂亦何有緣於海外也今則蓬萊鼉君所藏
鼇背上物哉太史一語豈不爲讖乎中間王遜之輩
不知其如何也鼉君篤古好文往來吾黨予知此畫
開生面豈如五國城時乎

跋阿林字

予嘗曰字者華物也夫不字則已人苟作字奚啻不

華乎獨恠海內書家爭求爲華而不可得焉是無它故所目皆倭移乎習也夫字以代其言其用之鉅者爲書牘一日之間目古法帖者一之目倭書牘者十之辟諸衆楚之咻雖至敏慧之人安得不倭乎甚矣哉倭書師之流毒於海內也予持斯說者久矣頃者獲張小兒阿林者所書字儼然華人哉混沌未鑿天籟與游其皭然乎溫蠖塵滓之中者非耶吾聞阿林六歲兒善書人聞其名爭索而不可得其父啗以菓子餅餌屬誘之迺書書畢投筆輒便走街上跨竹馬牽紙鳶是豈有他習乎其莫有倭書牘之溷吾目者不待言而審矣而後吾徵吾言之非妄也書其後



## 跋詩筌

予嘗著栢梁餘材稾未脫而燬乎火今睹斯編殆有倍焉爽鳩氏之子功其鉅矣乎益詩者言也世之學詩者迺不嫺乎辭而欲其巧辟諸舍規矩而學大匠之所爲豈可得乎高李之選選乎辭也然二三子猶且不能學焉者見其巧也見其巧而眩其辭旁搜他家以酬其志於是乎之中晩之宋元勢之必至也斯編一出置身莊嶽之間衆楚不咻以鏃其化飄逸沈鬱唯其材至及其至也不李不杜非高非岑開天之

際別構一色者唯吾教爲爾然一二三子猶且不能學焉者辭有限也辭有限而志不可得而酬所以苦也亦唯言其可言而不言其不可言久之後不復欲言其不可言是謂之化故其言肖唐而其志亦肖唐猶何有不酬之志哉吾得諸先王禮樂之教而施於詩因題卷末以告一二三子爾享保壬寅春三月

## 跋唐詩選

弇老評滄溟詩峨眉天外雪中看其選唐詩亦復爾爾獨奈近來坊間諸本率屬孟浪不則何物狡兒巧作五里霧芙蓉咫尺殆不可辨矣今閱此刻剔抉殘盡頓復舊觀三峰宛然在人目睫豈不愉快乎滄溟嘗謂不昧者心想當百年前爲予遷道

## 跋石丈山書蹟

國初時以詩鳴者莫石丈山若也予嘗得其眞蹟依然武人面目心竊陋焉及見此蹟乃有風流蘊藉態又不書其詩書古博士家詩辭與和歌勝自運遠甚豈亦隨所觀感而變歟是翁投槊業詩終隱不仕要之有過人者於是乎益不堪時運之感吁享保乙巳歲中秋日爲縣次公題

## 刻荀子跋

孟荀匹也。韓愈之喜孟。猶且不得不以並稱者以此。至於宋儒。躋以媲仲尼。躋其書以媲論語。何肆也。明帝因之。布諸學官。以爲功令。而後孔孟論孟。爲天下公言。荀則以性惡見擯。又援李斯而逮累之。今學者遂唾其書弗顧。甚或至下比諸申韓諸家。又何寃也。夫性善性惡。仲尼所不道。何獨咎荀。若必以弟子累其師。則曾子之於吳起。其謂之何。大氐孟距仲尼。僅百有餘歲。猶或及七十子之門。而次近者爲荀。是皆游學齊魯之鄉。君子之澤未斬。流風遺言。多存於其書。可不徵諸。盍其師弟子相承。親授口傳。要有不失其故者。豈若宋儒輩臆斷于千載下者比哉。論其辭。洙泗之文。至孟已衰。荀乃有文爲者。然楚也。業胎乎漢矣。攷其旨。二子皆戰國說士也。分曹立異。以徇一世。亾怪其殊孔氏之舊已。乃莊周所謂道爲天下裂者。何必取一而廢一焉。予嘗得墨子書讀之。其所爲兼愛。大殊於宋儒所指斥也。於是乎喟然嘆久之。孟嘗曰。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今不讀其書。而輒言之。耳食者又從而和之。豈不悲乎。予既莫能勝彼天下風靡之士。且欲人讀其書已乎。安平元珪捐貲刻荀子。是以嘉之。世復有能梓晏墨諸子者。予又將

不辭操觚之數勞哉享保乙巳十月望

題石叔潭搨帖後

玄宗八分別成一體豈古乎哉然自今視之乃古矣非元明諸家所及也滕東壁嘗上之木人鮮得搨法者遂買蛛網叔潭乃搨之精工如華人之人平日無所事事其何以能爾人誠有不可測者邪

墨君徽畫岳陽樓跋

予未識君徽善畫數年前寄予扇頭畫蘭亦才士游戲筆墨常事予不以爲意也迨見此畫初則愕然疑爲華人所爲非君徽也觀落欵而後信之然猶疑華人寧詎無同姓名者邪玩字迹審矣卷末有其兄中瀨君及敷震菴跋益審矣訊之謂未嘗學畫亦戲筆耳嗚呼君徽從予問文章之業勤讀書工詩夫思之所至志氣至焉志氣所至精神至焉精神所至莫不惟肖巧妙悉至煥如躍如文章之道爲爾予既識諸君徽之詩矣見此畫愈益信其所以用誠哉君徽之於詩悉洗倭人之習濯如加以聰慧之性又悉發其濯如者於丹青之際此畫爾予之不識畫初則疑之不亦宜乎卒之信之亦惟以文章之道爾豈能言畫哉

## 跋摹梁楷蠶桑圖

海內以狩氏爲畫史之魁其初益亦衣鉢宋代矣數十年來忽趨淡泊委靡頽落莫能極止可謂技之厄已是歳春猗蘭滕公俾摹梁楷蠶桑圖以相示茂卿愕然者久之曰非不能也不爲也孟子之言豈吾欺哉雖然苟使無滕公督責渠安能辨之乎過此已往狩家技庶其復初耶夫天下之事滔滔弗返失其本眞豈翅畫已噫今滕公湊三爲一亦尚初也茂卿既不能觀原畫則不能言其肖否故止言之爾

## 跋萬尊者詩後

初觀尊者詩在我東方古今無兩不佞爲之吐舌矣及讀此册則不覺起座南嚮再拜洒中華緇流所無假使金面老子從事風雅則不知其如何耳其它支公休上人以下悉瞠乎後矣修多羅所謂淵才雅思文中王要當屬諸尊者也

徂徠集卷之十八

徂徠集卷之十九

物茂卿著

題言五首

譯文筌蹄題言十則

是編予二十五六時所口說僧天教及吉臣哉筆受成帙以今眎之一如老媼師誨癡騃女兒其口諄諄然不能自已而嘗家生傳寫無脛走千里外洛中來者往往說家享拱璧珍襲帳中不啻中郎論衡矣近者剞劂氏懇求上木以息毛穎脫帽屢謝之勞也予迺

笑梨棗何辜。是則訴屈哉。或又憾其尚多挂漏。則因語。予十四流落南總。二十五値赦還東都。中間十有二年。日與田父野老偶處。尚何問有無師友。獨賴先大夫篋中。藏有大學諺解一本。實先大父仲山府君手澤。予獲此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說。遍通群書也。又觀　憲廟好學。海内嚮風。闤闠諸書講帷。如雲世仁之期。今也將及。而求能讀海舶來無和訓者。寥寥乎無幾焉。則亦在精志與否耳。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故在能思者。則是編爲贅旒矣。在不能思者。則是編亦爲贅旒矣。



唯第二等根器。藉此榜樣。謦發其機。別向和訓外。通一線路。則八角島直接壤明州。不見中間淼漫呑天。日夜與華人交臂晤言者。庶或見之哉。是則挂漏足以廣思。訛誤足以蓄疑。疑思交蒸。靈慧以生。豈非如予嚮在南總無師友者之良師友邪。故予亦不恤此兎園冊子落人間也。予昔趨先大夫之庭。與聞間靜字義。此其撥脫和訓。精覈字詁之所職由。故是編亦以此二字爲首。則亦不忘本也。

此方學者。以方言讀書。號曰和訓。取諸訓詁之義。其實譯也。而人不知其爲譯矣。古人曰。讀書千遍。其義

自見予幼時切怪古人方其義未見時如何能讀殊不知中華讀書從頭直下一如此方人念佛經陀羅尼故雖未解其義亦能讀之耳若此方讀法順逆廻環必移中華文字以就方言者一讀便解不解不可讀信乎和訓之名爲當而學者宜或易於爲力也但此方自有此方言語中華自有中華言語體質本殊由何脗合是以和訓迴環之讀雖若可通實爲牽強而世人不省讀書作文一唯和訓是靠卽其識稱淹通學極宏博倘訪其所以解古人之語者皆似隔靴搔痒其援毫攄思者亦悉侏離鳥言不可識其爲何



語此無它也嚮所謂易於爲力者實爲之祟也故學者先務唯要其就華人言語識其本來面目而其本來面目華人所不識也豈非身在廬山中故乎我今以和語求之然後知其所以異者假如南人在南不自覺地候之異北人來南乃識暄熱耳觀其順逆迴環然後可讀焉則知其上下位置體段之不同也其正訓之外字必加轉聲然後可讀焉則知此方用助聲多於彼也其也矣焉類無方言之可訓而此方助聲亦莫有文字焉則知彼此語脉文勢轉折之則自殊也異字同訓者衆而和語亦有不入訓者存焉則

知彼之所有此不必有此亦不無彼之所無也有一訓被多字者爲有一字兼多訓者焉則知華和言語參差互涉不可以一抵一也仁義道德性命陰陽莫有和訓爲則知聖人之邦命名立教自有常言之不能盡者存也異字同訓及訓不的確者猶有換以今言可以正其譯爲則知古昔作和訓時方言尚寡後世彌文言語之數轉相倍徙也然其上下位置體段脉勢是爲大者予嘗作文罫一書具言其天秩森然不可得而紊爲能讀者玩索有得則一悟瞭晰左右逢原矣字義極零細雖竭畢世之力未易窮究其載在字書者特本艸之說藥性已苟非博稽經方旁驗應病以識君臣劑和之異用炮炙湯散之殊宜安能曲當洞悉一無所誤乎唯其同訓異義者予爲蒙生苦口辨析是編爲其槩略始欲更爲新譯悉去和訓迴環之讀而其世久相承爲讀書法終不可廢也亦猶華音訛轉爲國音而國音亦不可廢者故但就和訓附以新譯使學者據此推擴益精以或得不即不離之妙于和訓迴環讀之外者是其筌蹄爾

譯之一字爲讀書眞訣蓋書皆文字文字卽華人語言如其荷蘭等諸國性禀異常當有難解語如鳥鳴

獸吽不近人情者。而中華之與此方情態全同。人多言古今人不相及。予讀三代以前書。人情世態如合符契。以此人情世態作此語言。更何難解之有也。書唯六經爲至奧眇者。而詩風謠歌曲。典誥榜諭告示。春秋爛朝報。禮爲儀註。易即卦影發課。假使聖人生於此方。豈能外此方言。別爲深奧難解語哉。道雖高深。語唯是語言。如其高深之道。則存乎其人焉。觀孺子滄浪歌。亦唯言水清可以濯其纓。水濁可以濯其足耳。語言上豈別有高深意乎。及夫子聞之。迺曰自取之者。可以見焉。若以高深之理解此方語言。則吾



儕平常所言。亦當有堯典三萬餘言之解也。祇以中華此方語音不同。故人作奇特想。能譯其語如此方平常語言。可謂能讀書者矣。此是編開卷第一義也。曰和訓。曰譯。無甚差別。但和訓出於古昔搢紳之口。侍讀諷誦金馬玉堂之署。故務揀雅言。簡去鄙俚。風流都美。誠宜人耳。且時屬淳庬。語言之道未闡。以此而求於中華之言。其在當時。尚已寥寥覺之矣。況以世降時移。語言之道。益變益繁。益俚益俗。故以今言而求於和訓。已覺古樸不近於人情。如和歌者流。勢語源語諸書。此皆閨閤脂粉猥褻之語。一似金瓶梅

類今讀之高雅幽妙大費注解似中華有典謨又以今言而求於中華語其比古愈繁愈細者稍可與華言相近且俚俗者平易而近於人情以此而譯中華文字能使人不生奇特想不生卑劣心而謂聖經賢傳皆吾分內事左騷莊遷都不佶屈遂與歷代古人交臂晤言尚論千載者亦由是可至也是譯之一字利益不尠孰謂吾好奇也哉

予嘗講每戒學者不聽講說而人乍聞之莫不驚駭一如釋迦成道說華嚴頓大法諸聲聞羅漢如聾如瘂捲席走出吾豈好作高妙說此自諸生懷高慢心



但聽第一句不聽第二句稍不合己心則輒颺去予固懶惰亦有人心豈不欲少酬諸生來問之心況業已棄身作蠹蟲文字堆中此事固所嗜雖懶惰豈不欲推吾所嗜與諸生共之耳祇深知講說之害諸生不小小甚稔故一片婆心不惜口業亦不暇顧世儒下帷代耕者懷忿恨也諸生盍莫不曰講習討論自古有之何物狂生出是狂言殊不知中華所謂講者此方浮屠家說法爲稍近之其大要不規規於章句文字但務揄揚道德闡明仁義曲譬旁引飽厭人意能使聞者易於感發不能自已是已是可以施於王

公大人及武弁不學者之前而非所以造就髦士者此方之講則異於是焉字詁句意章旨篇法正義旁義註家同異以及故事佳話文字來歷凡有關係于本文者叢然竝集臚列如開肆連續如貫珠一物不備則嫌於己之恥一語閒歇則慮於聽者之倦務美聲氣以悅人耳甚者時閒笑話警醒坐睡動有靳祕責加束脩師傷其仁弟子傷智流風一成滔滔弗反假使其所說精確詳明一無差錯初學乍聽於其叢然竝集者安能一一識別其何爲字詁何爲句意何章旨何篇法某爲正義某爲旁義云云者明白無謬



哉勢之所必認彼誤此其害一也學有次第識有淺深高妙之論精微之說卒使蒙生聞之必如如來說圓教而聲聞作二乘會其臆私擬度遷就陋見其害二也侍坐日久耳根旋開得益漸多遂謂先生眞聖人試一閉戶讀書累日所獲終不如一日所聞坐收衆美由是漸生卑劣心貴耳賤目廢讀務聽與其劬劬自攻寧終身講席此心一生前途遂盡吾未嘗見講帷下出名士緣此之故其害三也萬卷書豈能一一聽其害四也廢讀務聽之弊必至不能讀行間無副墨者而後極其害五也師之所尚弟子效之從旁

援筆録其所講言前後次第一字不差甚者則曰師於是處一謦咳至此句一擊節學其聲音擬其容貌自謂假饒不得爲曾參必爲有若以爲他日西河民疑吾夫子之資其爲鈍賊莫是爲甚其害六也講說之間業已不能廢和訓故其說字義且依傍和訓趁勢成義聽者但見其說之可通便謂本然而不知其離本義已遠其害七也講師多不作文章夫文字不爲已用其實由不知文字譬諸不知人者不能用人不知文字所講皆妄且文字貫道之器何取乎道其害八也不朽大業由是遂廢宛乎其死飄若艸木其



害九也其間有豪傑者一開講肆弊風所扇縣賞求售門庭遂立或謂孔孟宗旨在此或謂閩洛正脉存焉圈套一設多少英才皆入其彀中夫學問之道古謂飛耳長目廣益聰明天之生才如艸木區以別使其隨才自達猶恐有風雨摧折之患而況縛其枝幹屈其根荄緣何生長以成棟梁之良其害十也十害爲毋百弊孳生故予嘗爲蒙生定學問之法先爲崎陽之學教以俗語誦以華音譯以此方俚語絕不作和訓迴環之讀始以零細者二字三字爲句後使讀成書者崎陽之學既成乃始得爲中華人而後稍稍

讀經子史集四部書勢如破竹是最上乘也然崎陽
之學世未甚流布故又爲寒鄕無緣者定爲第二等
法先隨例授以四書小學孝經五經文選類教以此
方讀法時時間擇其中極易解者一二語隨分俚言
解說使其自得一日間不過一二次切勿說章旨及
道德性命之理大抵人心喜開通惡閉塞雖蒙生日
但誦全無分曉語必生厭想惰氣乘之僅得可解者
輒生踴躍由是精進且其一二零細後來合湊必爲
自用力地比五經皆畢既自得力乃授以史漢有和
訓者使其自讀副以字書備其考索中華此方年代

世變文物制度地名人名皆不同若不先讀此則不
識此爲何世界局盤不立茫無措手嘗見一宿儒講
大學序宋德隆盛治教休明輒謂如三代盛時皆坐
此故況道理精微非初學所宜空虛無憑易生臆度
事跡蹠實便有依據故先授讀不問其能解以不逐
次精讀以終一部倘未通曉更讀二三遍學者之病
在求從頭皆解此雖似佳事適其心胸窄陋不能優
柔厭飫非讀書器切勿爲其解說又不許其輒忘所
疑常要畜在胸中疑畢便忘如畫水然亦莫有自得
日但如此讀書積以卷數自然渙然冰解史漢各二

三遍後其聰明者於有和訓者皆莫有不可讀至此時使禁其一有和訓者不得經目授以温公資治通鑑類無和訓者讀之一遍何書不可讀然後始得爲中華諸生予觀贅有相者多不識路其無相者乃能自行是豈其才爲殊讀書亦爾贅要早去相讀書欲速離和訓此則眞正讀書法其初若不易得力極若迂回其實捷法直徑莫有過此者方其讀史漢時或授以是編及文罫亦似可省力如讀他書但要指授其書體格詩有詩體格易有易體格一知體格思則過半矣若其高妙道理深遠旨趣則隨其資禀高下



造詣淺深量其可及時或一二冷語微言忽然觸發如時雨之化其學便進百倍於諄諄教誨者記予侍先大夫七八歲時先大夫命予錄其日間行事或朝府或客來說何事作何事及風雨陰晴家人瑣細事皆錄每夜臨臥必口授筆受予十一二時既能自讀書未嘗受句讀益由此故藤煥圖亦自謂其幼時看林文穆公七武由是遂得讀他書此益演史中所有事少小耳目所熟故隨讀便解不煩講說耳近有一沙彌爲予寫峽中紀行便能讀書此亦只常聞予語昔游故隨寫便解此類亦一大捷徑法

中華人多言讀書讀書予便謂讀書不如看書此緣中華此方語音不同故此方耳口二者皆不得力唯一雙眼合三千世界人總莫有殊一涉讀誦便有和訓迴環顚倒若或從頭直下如浮屠念經亦非此方生來語音必煩思惟思惟纔生緣何自然感發於中心乎如詩話文評類說某文高華某篇偉麗或清雅或間曠或雄深或雅健又如杜詩有聲有色有味有力之類如非目熟文字之久義趣之外別覺有一種氣象來接吾心者則由何識別也又如作文章固有和訓同而義別者又有義同而意味別者又有意味同而氣象別者此非耳根口業所能辨唯心目雙照始得窺其境界故譯語之力終有所不及者存矣譯以爲筌爲是故也然譯之眞正者必須眼先透紙背者始得

是編有形狀字面有作用字面有聲辭字面有物名字面詩家所謂虛實死活卽是物也文罫中所說上下位置之法必以四者爲準故是編亦以此四者爲部目大抵天地之間萬物觸目皆分析爲四片差別家之妙訣本自易四象之數予自詑以謂得中華語言本來面目者爲是故世儒有以易數及邵子學爲

非聖人之意者皆不識知天知人中人上下聖人自有兩種之說陰陽五行孟子子思所傳漢儒得之師授口傳始筆於書子於荀子非子思孟子之言而得其淵源所自更泝本始則聖人寓諸禮樂器數之中故禮記及音律諸書非此不通矣此非是編所須又非蒙生要務但由以四者爲部目偶爾言及

是編所出皆常用文字此外有詩家語有文章家語有丹鉛家語有經生家語有官府律令家語有簡牘語有四六語有俗語有市井買賣語及易卜律暦算數醫藥種樹飲膳仙佛禪皆有家言各各當究頗有



雜抄猶未類分學者纔識其各有家言便當自得詩家語自別予覽世作詩者率皆清弱枯槁少有春風著物花木燁發天然富貴氣象察其弊由率緣初學皆經生經生語纔入詩中便覺寒乞相其小有識者動說意味如何殊不知外詩家語以求詩家意味終是沒交涉求之語言似淺實深求之意味雖深便墮外道其在中華唐宋分岐處實在此故欲學唐人詩便當以唐詩語分類抄出欲學選詩便當以選詩語分類抄出各別貯篋中不得混雜欲作一語取諸其篋中無則已不得更向他處搜究如此日久自然

相似如其宋元及明袁中郎徐文長鍾伯敬諸家愼莫學其一語片言此學詩第一要法但唐詩苦少當補以明李于鱗王元美等七才子詩此自唐詩正脉予近作柏梁餘材卽是物也未成集

學者旣到能讀海舶來無和訓者田地便當讀古書古書是根本譬如據上游登泰山絕頂眼力自高胸襟自大後世百萬卷書籍皆他兒孫都不費力何則古書語皆簡短後世文辭皆冗長簡短者當加多少言語助字義始通冗長者芟去其多少言語助字乃成古辭此其大略故古書辭多含蓄有餘味後世文



辭義趣皆露路莫有雋永故慣讀後世文者止見一條路徑熟讀古文辭者每有數十路徑瞭然乎心目間條理不紊及讀到下方數十義趣漸次不用至於終篇歸宿一路故非胸襟閎大能含容幾多義理眼力精明能使幾多義理不致隱匿能使幾多義理不致紊亂不致忽忘者決不能讀又以此胸襟此眼力讀後世文辭有何難事況道藝事物言語皆昉上古次第潤色次第破壞或分或合或盛或衰沿革展轉必先古後今然後得明悉其源委而不謬也而世學者但喜擇後世極易讀者以讀之皆是下根下機昇劣

心所使此其病一如鄉者所論但讀有和訓者而遇無和訓者畏縮不敢讀矣其學文章亦但學歐曾以下極冗長卑弱者皆是同一病已夫文章之道達意脩辭二派發自聖言其實一者相須非脩辭則意不得達故三代時二派未嘗分裂然亦各有所主孟荀老列韓賈遷固主達意者也左國莊騷相如揚雄主脩辭者也東京偏脩辭而達意一派寥寥六朝浮靡至唐而極矣故韓柳以達意振之宇宙一新然韓柳求諸古故振歐蘇求諸韓柳故又衰降至元明文皆語錄中語助字別作一法夐與上古不合古今之間



遂成一大鴻溝故李王以脩辭振之一以古爲則可謂大豪傑矣予嘗評隲西京下文人唐取韓柳明取李王爲是故也世人逐人舌頭作語言怕衆欺寡徒觀宋元明間經世久稱歐蘇者衆遂爾眩惑以謂韓柳歐蘇王曾是文章八大家明世諸家何及豈非矮人看場比乎亦緣講師經生勉强作文章狃其平常所言遂謂文章非議論不可已殊不知議論敘事二者是文章大綱領試觀專學韓柳歐蘇者決不能作敘事也有謂古今自別何苦强模擬上古科斗時語此大不知道理者言也若以模擬爲病則此方人但

作和語可矣何更學中華文爲也且古辭簡而文今文宂而俚雅言亦簡而文俗語亦宂而俚中國語又簡而文此方語又宂而俚故以此方之人求諸中國宜其喜後世文辭也以其所近求其所喜其宂者益宂俚者益俚故中國人學韓柳爲歐蘇此方人學韓柳則僅得爲歐蘇之奴隷況於其學歐曾者乎古云通古今謂之儒又云通天地人謂之儒故合華和而一之是吾譯學合古今而一之是吾古文辭學此等議論大似與是編沒交涉其實亦有大關係存爲故此附言爾



## 題問槎篇首

正德辛壬之交高句驪修聘東都其使人趙泰億任守幹從事李邦彥而製述官李礥掌書記洪舜衍嚴漢重南聖重從爲皆彼中詞華選也此方操觚士海西達東關蟻慕羶聚所在雲驚湊轡相詑盍習俗所使要亦昇平一觀也吾黨好事迺稍稍有起而試之者事罷後皆寓稿吾社中以相眎也後先陸紛委積巾箱底頃因吉生秋壬來爲整理頗成卷帙暇便展翫則予鄉所謂芙蓉白雪之色自堪遠人起敬已每値絕倒輒呼毛穎片語以賞賞已因擧白自浮叚使

謫仙來此將謂晁卿尚在而猶且勉強作管裴以後人舉動病懶老子又從旁爲之點籌喝采豈不愈益增吾黨技癢之誚邪中秋翌日徂徠子題

題唐後詩總論後

右諸公論大抵盡明詩矣祇人心不同如面即二美友于未免微有軒輊是天生才未盡而明之不能盡唐詩也要而言之二李二王仲默明卿昌穀子業斯其至者已獨余則謂于鱗於盛唐諸家外别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細眡其集中一篇一什亦皆粹然不外斯色所以爲不可及也元美一身具四唐隨



年紀以相升降可謂奇事矣敬美子業介乎盛中之交此諸公所不言也有湯顯祖程孟陽者年輩稍後衆論未之及夷攷其業湯節今秀倩君采用脩之流亞時時奇僻因墮晩唐比諸昌穀則有間爲程迺宗祖劉白昇昇下矣至於袁鍾二子極口詆毀王李爲膚爲熟爲狹爲模擬顧其自有爲說者則鍾曰精神袁曰無法又曰人心自有唐弇州不云乎有物有則無聲無臭豈誒二子之言則安得執一而廢一乎段使其緘默不言詩而曰詩在是唐在是則足以欺人耳纔一啓唇斯有聲詞有聲詞斯有格調非古則唐

非唐則宋元非盛則晚季非雅則俚所不免矣又使
其漢魏六朝四唐宋元互出並行如弇州博大具備
則猶之可耳今披其什袁宋鍾元絶無它調故其言
亦曰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其徒之言
亦曰味石公詩而賀奇仝僻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殆
無不有是其借口唐者唯爲黠計不能自諱爲晚季
宋元者迺爲揚醜豈不昭昭然明乎嗚呼二子生宋
元後而自謂不膚不狹不熟不模擬也安足以欺知
者哉萬古神奇悉在陳腐中天不能舍鸎花而別爲
春離婁公輸子非規矩則不能爲方圓卽其自詑神



奇亦元瑞所謂古人棄去拾以自珍者豈不憫哉古
聖人之言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是千萬世言詩者
之刀尺準繩詩自三百以至李杜雖其調隨世移體
每人殊而一種色相辟諸春風吹物煒然可觀者迺
爲不異也此色一壞秋冬蕭索之氣至焉豈翅爲詩
道言哉祇其爲人拗不師古專而自用喜快心惡醞
藉喜放縱惡拘束儒者有李斯象山陽明卓吾詩有
東坡文長中郎伯敬天生此一種人物以轉盛趍衰
破醇就漓可畏之甚也故予於諸論後特收戴氏二
則以立之防已　本邦之盛其在寧平之際乎如昰龍衡

滕萬里常嗣野篁廁諸唐人難可辨識既乎皇華不
航而人不識華音讀書作詩一唯和訓是憑遂致弱
海萬里其弊也視麗若華則裴頲倡陋長慶之風蔓
延朝著誦偈佯雅則元僧流毒蘇黃之派汎濫江湖
七百年來謂之無詩可矣　昭代御運文教鬱興而人
稍稍識操唐音然和訓讀字其弊自若唯識意義而
不諳格調體勢爲何物是以但認晩季緩慢者以當
乎溫柔和平之音又或經生作詩先入者爲主則宋
風淪髓汗下不能祛其最惑人者崎人之詩日與華
客相酬和則見以爲師承淵源莫眞於是也殊不知



王李後明風屢變其存於今者非公安竟陵則箕生
所謂乾中佻外者已文章之道與氣運盛衰方今明
亾而胡興推之前古草昧閒文氣尚閼其踵習晩明
亦猶洪永襲元餘也盛唐之道至弘嘉始闡極盛之
運亦宇宙所稀見則王李袁鍾彼未有定論者吾雖
不涉渤溟踐華域猶指諸掌爾故世之眩今中華詩
者其與管公以白傳自喜皆不得不惜其陋也要之
海內之大豈乏英才獨詩之行世者唯周伯弢方虛
谷蔡蒙齋及僧天隱之所輯者僅有一二杜律滄溟
詩選亦皆視若天壤不及企及焉故今抄明詩傳之

寒鄉學者使籍是以識百年內外亦有能游泳夫開元天寶之盛者已日本物茂卿識

題詩學三種合刻首

古詩以漢魏爲至近體以開天爲至是自風氣所會雖其人不自知其然降焉而六朝而中晩愈工愈失亦不自知其然世之與詩汙隆也持是說者以世廢學然宋人始知學唐而唐益遠至于明人則復古復唐是豈世之罪哉學之不得其方也學之不得其方也論未定也論乃定自嚴徐功亦偉哉之二子者書具存嗣是則二美胡元瑞皆有所論譔可謂備矣詩藪既刊行卮言卷帙頗浩未易上木石叔潭旦手校三書授諸剞劂氏予既已惡夫以世廢學者乃題其首曰學之方也遵前脩定論習以熟之久而化之迨其化也明如觀火是謂之物格而后知至豈翅詩凡修辭皆爾豈翅修辭先王之教皆爾仲尼曰與於詩是其始哉蒙士繇乎是享保乙巳臘月望

四家雋例六則

斯集爲蒙學設也斯方數百年來斆童子句讀六經竣輙授以眞寳遒賈人所輯録豈足以備執文施諸鼓篋哉蓋室町氏之世闇昧不文儒者失其官而浮

屠膺皇華之選。一時獲諸吳門之市。乃眩其名。而實以爲藝苑琳琅。携歸享之千金者。遂被於流俗。爲學者矜式。近世儒宗巨擘。亦皆繇其徒來歸。童習白紛。漫不之省。猶曰眞寶眞寶。或爲之疏鈔。熒惑學者。何其陋也。雖有俊民。習其燥髮所受。終身奉之。如天球拱璧。悲哉。今閱其書。玉石並收。魚目之淆珠。是則亾論已。大氐學文章。識體爲先。迺如漁父騷也。而謂之辭。北山移文移也。弔古戰場文弔文也。而槩謂之文。讀孟嘗君傳讀也。而列之傳。原人原道論也。而別立原。夫體且不識。尚何問選。賈人作之。浮屠倡之。儼然



列諸庠序。課程童蒙。以塗其耳目。甚則摘其註中謬誤者。巧爲之故。隱之帳中。以求重其糈。昇平百年。駸駸鄉化。而世尚之能文之士者。是其故。未必不職由爲。近年一二大師。頗覺其非是。則有代以謝氏軌範者。是固名儒所纂錄。然其書本以便舉業。舉業主論策。故其選主議論。而不及敘事也。夫文章之道。闕一不可矣。且舉子單身。經涉數百千里。勢不得多齎書。而取足一二部。故其載史漢諸雋篇者。亦便旅途耳。它如正宗必讀諸集。或旁節及左國莊列者。皆爲是故也。今在此方。舉業非所須。游學非所尚。而左國史

漢豈可誣此而不寓目全書乎故凡此諸集皆屬無用矣按六經十三家萬世不朽之言文章本業外此而無有焉文章之體具于文選然六朝之靡韓柳以理勝之別開門戶宋元之弊李王以辭勝之復古之業始備雖復歷千載唯此四家爲作文之規矩準繩也故特拔雋其集中以授句讀範蒙學塗轍一定聰明以生繇是而往六經十三家庶可得而學焉是余選録之意也

唐稱韓柳宋稱歐蘇而今所以不取歐蘇者以宋調也宋之失易而冗其究必至於註疏而謂之文矣是李王之所以痛心也且歐非韓柳伍也祇緣識韓者歐實先鳴且其文優游不迫類有道者態故人多賞諸亦宋襄之霸耳何足貴哉子瞻誠仙才筆隨意到縱橫唯嚮所以妙也是特其才爾益二氏之法韓柳具是學者苟得其法雖無二氏可也夫大匠授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今置其法弗問而欲學其巧其不以傷指者幾希是予之雋所以止于韓柳也世又有加以二蘇安石南豐稱之八大家者是茅坤之私言也世稱三蘇者以其父子聯芳一時歆羨者辭爾豈匹儔哉半山雖鏘鏗要爲小家至於曾則本不敢望

王與洵轍何況永叔子瞻乎及於朱考亭一稱之王遵巖再稱之而後人或采焉是其意豈以諸家之文筋露骨高而王晒多肉故欲劑二者適之中邪是俗見耳其少肉者以不脩辭也計不出于此而徒事調劑宜乎世俗之賞韓幹也且茅坤之抄所主在舉業與奏議皆所以趨時好也時之與道相汚隆有時乎帝有時乎輿儓豈不朽之謂乎鄉者予社中多尚李王有一先生難之曰學七才子不如學八大家大家之稱豈才子比哉予聞之笑曰曾謂茅坤之言爲律令乎世之眩眞寶之名者滔滔哉



滄溟弇州屢稱北地亦以其首倡也其實能勝流俗爲嘉萬嘉萬噐矣是耳必求其爲規矩準繩後學者迺在嘉萬二子故弗取也汪伯玉能得二子之心而不沿其門墻可謂豪傑士矣然文少變化千篇如一故亦不取也盖滄溟全不用韓柳法弇州非不用之迺脩辭以勝之唯脩辭復古是二子之所以異於韓柳也漢以後無騷魏以後無賦之二者皆具文選詔冊表啓檄箴銘頌之類亦皆具文選後世雖有作者莫能剏異故此集不列韓佛骨表祭十二郎文鱷魚文最著然非以文故不取柳梓人傳失體河間傳雖佳非

所以斅蒙士。故皆不取。弇州短長說。錦衣中官北虜哈密諸志。皆得西京體。然篇甚長者。率皆不録。大氐韓柳雋不盈百。而盡。李王則否。以其富也。

學文章要識法。故今勾畫其傍。而書槩略于上。亦唯爲蒙士啓發一二爾。如其妙處。豈可傳乎哉。且一時取諸臆。而不必深考諸家。必當有相出入齟齬者。得魚忘筌。其勿拘拘哉。

發四聲。爲讀書先務。而此方忽諸。可謂鹵莾之甚。故今特點其異讀者。以便蒙士。

徂徠集卷之十九

書牘嗣出

享保二十乙卯年

書林　富士屋彌三右衛門
大和屋孫兵衛　發行